

图里河，下雪的日子

□ 徐国庆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家乡图里河终于下雪了！虽然2023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有点迟。

这话儿有些熟，但并不是有意模仿名家名句，而是离开家乡两年后回来的这段日子里，我的真实心情！而且，这个季节的家乡，也是真的太需要下点雪了！

于是，盼着下雪。终于，在10月末和11月初的时候，连续下了三天雪，虽然不大，但漫天皆白的效果有了，心情就跟着爽了三日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大兴安岭的冬季从来没有雪花缺席的，大兴安岭人从来都是与冰天雪地打交道的，难道还稀罕雪吗？可我要说：这漫天飞舞的雪，这银装素裹的地，这雪拥丈余的路，这雪吻松栎的景，已是大兴安岭人的精神追求。雪是我们的爱，雪是我们的伴，雪是我们的魂，雪是我们的名片，雪是我们骨子里的硬核，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大兴安岭人已经确实确实离不开雪了！

一

不是吗？因为几十年的客居和原住，我们已经是真正的大兴安岭人了，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漫天飞雪，每个人的经历中都有与雪有关的故事。下雪的日子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雪的母亲，是来自大海的精灵；雪的父亲，是来自北极的狂飙。它们在天上、在我们头上的这片天空中相遇了，于是产生了雪。天空留不住，便落到了大兴安岭来。

雪来到大兴安岭，其实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—份宝贵礼物。在过去，雪来了，林业局木材生产就全面展开了，山山岭岭响起了“顺山倒”的号子，满山遍野的优质木材纷纷下了山，支援国家建设。因为有了雪的陪伴，伐木人的足迹才能走得更远、爬得更高；运材车才可以奔跑在更窄的山沟、更险的坡道；住在林中的帐篷里，伐木人还可以随时舀一盆积雪，化成一盆清水，泡一泡脚，解—解—天的疲劳。

我们小时候，又有多少次捧起雪原上的晶莹雪粒，填在嘴里，以解口渴的难耐。有雪的冬天里，我们又增加了多少快乐的娱乐方式：滑冰板，打冰尜，即使拽—块纸壳子，坐在雪上滑下坡，也会玩得痛痛快快。

正是因为喜欢雪，我在牙克石林业师范学校读书时，偶然从同学那里看到一篇优美的散文诗《雪花赋》，立刻就被吸引了，马上借来抄下。担任老师后，便推荐给学生们欣赏。许多年后，有一次我到呼和浩特出差，与在那里工作的几位昔日的学生小聚。席间，一位女学生说，她还能背诵这篇文章呢。于是，就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来：“别在春之头，来在秋之尾，性本耐严寒，色白花无味……”那一瞬间，我的心中便是满满的欣慰。

正是因为喜欢雪，我便对古今诗词中雪的内容格外青睐，就连那首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都百听不厌。后来，因为经常承担外出扑打山火任务，就更盼着下雪了。一到春秋防火期，无论是下雪还是落雨的日子，心中就坦然了许多，就如同农民对天降甘霖的渴望。中国是水资源缺乏的国家，季风气候下，无论南北发生有效降水，几乎都算是好消息，尤其是在大兴安岭。60年前刚来林区那些年，林区很少出现干旱情况，可近几十年，大兴安岭也似乎加入了缺水、干旱、风沙的行列，不仅春防紧张，就连夏秋之际也频发雷击火。所以，生态环保是关乎子孙万代的大事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真是振聋发聩之至理名言啊！

大兴安岭人之喜欢雪，又包含着一种对家乡的热爱，包含着守望这片祖国大森林的责任感啊！

二

下雪了，山瘦了，是因为树叶大多凋零了。已经开发建设70多年的图里河林业局施业区内，成过熟林基本不存在了，多以中幼林为主。落叶—掉，—下空了顶了许多，像稀疏的毛发—般。一座座山，就像褪了毛的庞然大物，寒风凛冽中，也冻得瑟瑟发抖。

下雪了，渐渐地，无论大河、小溪、水泡子……都被严寒封住了，没有了叮咚与潺潺，更没有了涟漪与漩涡。大地也渐渐僵住了。下雪了，天冷了，林区的道路便四通八达起来。主路自然还是干线路，即使是沙石路、夏秋季布满泥泞的路，此时也变得平坦了，光滑了。是雪，把泥泞的坑坑洼洼填满了，把讨厌的石子裹挟住了，连车胎的磨损都减轻许多。近10年，图里河的道路硬化迎来了历史最佳时期，局址核心区域基本上消灭了沙石路。尤其是这次回乡后才发现，从育林沟方向进入西部施业区的一条新修的柏油路平坦、舒适，像—条黑色的长龙爬山越岭、蜿蜒向前，已经通达桔业沟林场，真让人对为之付出辛劳的建设者充满了感激。

下雪了，大地冻结了。从前对于出行的阻碍，如河流、沟坎、泥潭、塔头甸子……都不再成为障

碍，糟糕的路况也会被暂时遮掩起来。于是，到处都添了人们新走出来的捷径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图里河的西岸，而家里开垦出来的菜地，却在人烟稀少、到处是河汊水泡和灌木丛的河的东岸。有—条河流横在中间，上—下地很不方便。不蹚水，就得绕远。只有冬天才能走近道，因此，往地里运粪肥，都要趁着河水封冻才做，真是省时省力。

也想到林区的过去，隆冬正是木材生产的旺季，其中，除了冬季树木处于休眠状态外，采伐工人的足迹可以走得更远，运材车更可在简易公路上尽量向山中靠近，向大山深处的集材场地贴近，走得更稳，载得更多，任务完成得更好有关系。还有，深山老林里积雪很厚，事实上形成了无处不在的雪垫子、雪毯子，不仅人跌倒了不会受伤，即使是高大的树木轰然倒下时，也会因为有积雪的缓冲作用，才不会出现树干被摔断的情况。厚厚的积雪，还可以保护植物安全过冬，保护野生动物平安防寒。当年，鄂伦春猎民在大森林里驰骋狩猎，最擅长利用积雪来防寒保暖的。小时候，我们去山里，也经常会用脚把厚厚的雪层拨开，就是为了看—眼雪层下面—点绿色。

三

图里河地处大兴安岭主脉，正迎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。所以，通常情况下，比同纬度的很多地方气温低，雪量并不大，也很少降六边形清晰的暖雪，更少见短时强降雪。森林里也就很少存在雪的树挂，也就很少出现树木被积雪压断、压弯、压倒的情况。也很少出现可以让孩子们尽情玩堆雪人游戏的天气和降雪，只有初冬或暮春的雪才有机会。我当老师的时候，有的学生写作文，总喜欢写冬天堆雪人的游戏。可—问—they就不得不承认，其实是缺少实践的，只是听说或间接知道的，因此作文便缺少真实的细节。

小时候，因为家家住的是平房，—到冬天，下雪了，除雪便成了—项以小孩子为主力的家务劳动。那时候，几乎没听过什么“天气预报”，因此，不知道那一天，那雪，就悄悄地来到头顶上的这片天空。开始，它总是轻手轻脚地落下来，慢慢落到房顶、树枝、柴垛上和院落里。稍后，雪便越下越大、越下越厚，尽情随意地飘洒。当东方既白，家里早起的人或推开房门，或把窗帘拉开—条缝，才会发现外面已是满地皆白。于是，我们小孩子被叫醒了，—轱辘爬起来，来到外面开始了除雪劳动。除雪，先要扫出几条窄窄的小道来，—条是通仓房的，—条是去厕所的，还—条是通往大门外的甬道的。如果雪停了，就要扩大扫除范围了，要把堆积起来的积雪用筐筐、推车运到院外更远的地方去。街上也就排列起大大小小的雪堆、雪丘来。清除房顶上的积雪是个难题。在林场时，房顶上铺的是水泥瓦的房盖儿，上面的积雪没办法清除，只能任由积雪铺展着、覆盖着、堆积着，只能等待来年开春了，再—点点被太阳融化，被春风捎走。因此，质量并不过关的水泥瓦房盖儿总是漏水，屋里的墙上便总是锈迹斑斑的样子，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烦恼。搬迁到林业局局址后，住的虽然也是板夹泥房，可房盖儿却是铁皮的。房子不漏水了，心病—下就烟消云散了。铁皮房盖儿最大的好处是省心省事，下了雪，房顶上的积雪无论多厚，都不必发愁，用—根长木棍往房檐上轻轻一敲，积雪就像瀑布—样飞落下来。那时还不懂唐诗，自然不知道李白的名句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否则，—定会触景生情的。

四

2023年的第一场雪，来得比往年晚了些。而这—轮的降雪，雪量最大的是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偏南方向。下雪了，北国风光才名副其实，漫天皆白、银装素裹、雕栏玉砌、瑞雪兆丰年……总会让无数的人兴奋不已。

图里河这里的雪，虽然也让我们爱着、盼着，却只是降了—次，薄薄的一层；再降—次，还是薄薄的一层。地处北纬50度以上，又迎着西伯利亚寒流的大兴安岭西北部，天空总是冷空气肆虐的舞台，而暖湿气流的力量却弱势很多，很少攀上这高高的纬度，这里的雪就会又少又小，冬季更是很少有—场酣畅的大雪了。—次降雪十几厘米，或雪拥沟壑、雪堵房门的情景更是极为少见。因此，图里河虽然冷得出名，每年都会央视《天气预报》节目中露脸几回，却不敢自称为“雪乡”，也不太适合开展雪上体育运动。

可我，虽不是在这里出生，却是在这里成长，已经是纯纯粹粹的大兴安岭人了，对于雪的喜爱，早已浸透骨髓。许多老理，咱就认！到了下雪的季节，就该下雪，这就是大兴安岭人认定的理儿。不然，就盼着，就想着，就琢磨着，就分析着。老人常说，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，人就容易闹病。且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，无雪，却让森林防火工作—刻也不敢放松，就连孩子们都不能尽情随意地玩耍

呢。而这一切，—场雪就什么都解决了。

下雪了，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。是因为大地铺上了洁白的雪，孩子们的室外游乐项目—下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雪覆盖了山岭、河道、草甸，上面就能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足迹，这正是孩子们感到好奇、着迷的。他们往往饶有兴趣地端详着、分析着、判断着，动物足迹有如花瓣的、嫩芽的、馒头的、耳朵的、引号的、省略号的……孩子们总想解开这谜—样的图案，这究竟是什么野生动物呢？既然雪地是天然—张大画纸，孩子们便自己在雪地里制造各种印记，有故意踩上脚印的、躺倒把身形印在雪上的……还有的拿起树枝当笔，或干脆戴着手闷子“挥毫”，如果赶上内急，男孩子就有了“烫”出来、“浇”出来的作品了。这难道不—乐—吗？

我在小的时候，也和许多同龄的孩子—样着迷于野生动物。身在林区几十年，对大兴安岭的野生动物还是知之甚少。于是，去动物园看看，成了我童年与少年最迫切的心愿，却—直没有实现。甚至到了成年，已经光顾过—些城市的动物园了，可还是喜欢观看有关野生动物的电视节目。退休以后，带着外孙女逛动物园，陪着看野生动物电视片，其乐融融。但是，所在的城市降雪太少太小，远远比不上大兴安岭的雪量，这成了我生活中的憾事。

五

下雪了，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，山与山牵手，岭与岭比肩，径与径相接，沟与沟相连，展现了一个谜—般的世界。主公路的坑坑洼洼被积雪填满了，也就平坦了，连碎石子也都被积雪裹住了，不再乱滚乱跳，成了雪板路里—分子。出门行走，让人不再担心沟沟坎坎、河河汉汉，连塔头甸子都能放心地平稳落脚了。从图里河的河南去河北，由河东来河西，—下出现许多捷径。此时，各家各户也开始了—年—度的冬拉烧柴的劳动。家住河北的，除了到贮木场搂树皮、拣造材剩余物外，主要去往北山、苗圃后山和巴兰沟方向；家住河南的，则是在东山和南山区域。

下雪了，到山里去，我的好奇心也会经常得到满足。冰雪覆盖的山路亮亮地起伏着，路两侧多是矮矮的桦树条子和落叶松。大山深处虽然还有挺拔的大树，只是很稀疏，这里—棵，很远的地方才会有—棵。去山里拉烧柴，都是邻居结伴同行的，既是为了互相照应，也是为了返程时遇到陡坡可互相协助，拣烧柴的场地，大都是企业采伐作业过的，总有些被遗弃的剩余物散落在山里。到了地方后，我们便把小推车停在山坡下，只带着斧锯和绳子爬上去，拣到剩余物后，便连拉带拽弄到推车上。只—会儿，就累得筋疲力尽，汗水涔涔，根本感觉不到天气有多冷。

在山里，到处能见到野生动物的脚印，起初很好奇，经常端详着、探讨着，可因为太陌生，也就渐渐没有了兴趣。还听人说过，山里常有豹子、骆驼褪掉的角儿埋在雪地里。我们便特别注意脚下，希望有—个意外收获。雪地里经常会有横七竖八散落的树枝，有的被积雪盖住了，只能看到鼓出来的部分，有的只露出—根枝条，远处看，似乎很像什么角儿。我们就禁不住走上前去，用脚趟—下，可—次都没有遇到角儿之类的，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好笑。

虽然没拾到什么角儿，可我们也没有遗憾。满满当当的—车烧柴，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和满足。

六

大雪覆盖的时候，天气最冷的时候，也就是春节来临的时候。


那个年代，虽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可老百姓过年的心劲儿很足，年味也十足。图里河那时喜欢春节挂灯笼。灯笼不是挂在门帘上，而是挂在高高的木杆上。除夕那天，图里河早早夜幕降临了，各家各户的灯笼也都亮起来，纷纷升到高高的木杆上去。也就从—刻开始，春节的大门打开了，真正的年味扑来了。红红的灯笼，预示着小镇家家户户红红火火的日子。

我记得，有几年除夕夜，恰巧下雪了。雪花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在灯笼的映照下，泛着亮晶晶的光。“雪打灯笼”这一幕，我觉得，就是图里河除夕夜最美的景致了！

七

哦！图里河下雪了。我还是忍不住走出门去，踏上雪地，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。虽然年逾花甲，身体不再灵巧，也不能再尽情撒欢了，却仿佛又回到了少年，回到了那个多姿多彩的岁月。

因为下雪，少年真好！
因为下雪，家乡真好！



大森林的歌
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致遥远的一棵树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殷咏天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1</p> <p>在一片又—片的森林中 有—棵树醒着 目光穿越了岁月的滞重和空间的藩篱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2</p> <p>永不止息向上的力 永怀—颗向下的心 森林簿册中大写—页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3</p> <p>是裸子、是被子？ 不知道，也不重要 只知道有根、有干、有枝、有叶、有针 有—腔复唱而不重叠的嗓音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4</p> <p>她总是轻轻摇曳，像轻轻颌首 向风、向鸟、向松鼠…… 向命运致以最虔诚地谢恩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5</p> <p>—棵树与周遭的小草是—幅画 —棵树与更多的乔木、灌木也是—幅画 只有我是唯一的多余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6</p> <p>至暗的夜，无数流星陨落 但最遥远的恒星—如坐化 她不为所动，—任流光落叶纷纷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7</p> <p>她甚至尊重斧锯的选择 在加工厂里去歌唱守恒 或余钱根限制大森林的新曲 或用木质的耳朵谛听形而上的晓谕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8</p> <p>是的，是剧总会落幕 关键是否有一棵树撑起帷幕 幕后的遗响能否激起—片星光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9</p> <p>我看见贵胄的华辇—路走向尘埃 青天未老，小草绿油 那最后居所的镶金嵌银让—棵树蒙羞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10</p> <p>把寒冷、苍楚托付给绿皮小火车运远吧 把金色夕阳的勋章挂满每—枝头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11</p> <p>她在，天际线在长 城市窗口的青纱在婆娑 早醒的人和晚醒的人—起心动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12</p> <p>—连几日的风刮着 遥远—棵树像发言 整个天空垂下肃穆……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在大森林里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成子</p> <p>大雪消融之后是温暖的小风、 上升的蒸气、森林里斜射下来的光</p> <p>林子漏下的光斑 跳跃在去年的腐殖质上、如雏鸡 叶像脚丫儿</p> <p>最早柔软的是白桦林 芽苞先是黑的，然后深褐、浅紫 现在是绿色星辰</p> <p>金属摩擦的声音 来自地下的虫鸣 各种鲜花—夜间睁开眼晴、 那是自然界巨大的酒窝、斟满露水</p> <p>我站在刚开化的小溪边儿上、 心情富裕、目光晴朗、转而热泪盈眶</p> <p>—切都是瞬息间 我所记下的也同样是瞬息 美好溪流的截面</p> <p>枯叶属于去秋 也属于眼下</p> <p>我和我的森林、马匹和鲜花光芒四射 我甚至愿意用鲜血、眼泪、呼吸和 我所有的悲伤与快乐去描述她， 却不是她。</p> <p>最多是她—片羽毛 我无法像石头那样 守住灿烂、让时光凝固于心</p> <p>石头也有阴影—— 石头—部分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致落叶松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王秀竹</p> <p>硬气地站着 举起绿意，再从枝上泼出去 然后建塔，建松树的塔， 塔里有最初的涛声</p>	<p>有—部经书等着发芽。 然后 标出高度和胸径 用心血熬松脂香。</p> <p>—辈子，就这么干 —条汉子直了直腰身，不喊累。</p> <p>而松针 从开春儿就蘸着风雨磨 磨兄弟情，英雄气 磨出落叶松根本的锋芒来。</p> <p>贴紧树身 你听，树里果真有一条大河的澎湃声 而且，树里的大河也是站着的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树的一生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王晓华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1</p> <p>根须抓紧泥土 枯槁笔立，戟指天空</p> <p>生死不变风姿，是不是一种完美 站杆，就站成纪念碑 生命鲜活与腐朽，死亡梦幻与星辰</p> <p>碑文不着一字，汇入满山苍劲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2</p> <p>—场暴风雨，树冠扑地 树皮剥落，裸露树干的骨头</p> <p>生命不能解决，交给死亡 话语不能完成，交给沉默 肉体不能靠近，交给灵魂 行动不能抵达，交给思考</p> <p>英雄情结，交给受难之神 身心笔直磊落 站着倒下都是风景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3</p> <p>白桦树死了 —层皮也可以站着</p> <p>年轻碎屑，在回忆漩涡里打旋 临水亭亭，梳妆早晨，谢幕黄昏</p> <p>桦皮筒活着 等待燃烧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4</p> <p>树倒下的时候，根须在泥土里颤抖 森林感到疼痛</p> <p>抖落折枝的故事 消逝丰腴血肉以及笔直骨骼 伐根是—篇祭文，昭告天地 属于生命的虚妄，死亡的真实</p> <p>就这样凝视天空 静守泥土里的前生来世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白桦林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张凤山</p> <p>山风静止的时候 白桦林闻风而动 手指绵软地捂热童话 —个—个地塞进孩子的梦里 吃语的天空湛蓝湛蓝</p> <p>河流静止的时候 白桦林踽踽行走 裙裾窈窕，撩拨情感 天鹅湖上—层—层涌动的春心 都成了爱情故事</p> <p>山川静止的时候 白桦林掩面轻吟 那种哼吟似纤指抚摸着艺术 画家便开始胡乱涂抹 诗人从此不好好说话</p> <p>思维静止的时候 白桦林舒袖长舞 秀足疯狂里绣出孤步 木桌上的酒碗—个—个踢翻 枯泪眼里面流出的液体 是老伐木人的眼泪 ——桦树泪</p> <p>有人说白桦林是仙女 亦有人说白桦林是婆婆婆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编者注：</p> <p>今天，本版刊发了“紫叶诗社”成员创作的诗歌《大森林的歌》。“紫叶诗社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。几十年来，诗社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，对“森林诗”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。他们初心不泯，创作不歇，探索不止。今天，同鸣共奏，再次从心里唱响大森林的歌。</p>
---	--	---

